



周禮集說卷之九

吳興後學前谿陳

友仁

君復

編

布憲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王氏曰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義也禁以止之仁也故有刑必有禁刑禁之設亦使民易避而難犯耳先王懼四方之遠不能悉知於是設布憲之官布以

敷施之憲以表示之則四方雖遠又孰不見聞而知者乎 鄭氏曰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于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宣令之亦縣之于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累丁寧焉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 劉氏曰以甲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者以達于州伯州伯以達于卒正卒正以達于連帥連帥以達于屬長屬長以達于諸侯諸侯則以達于都鄙而要服以達于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 疏曰征伐巡守田役皆

是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憲之官故使之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雜說自禁殺戮

至脩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奸軌者幾防嚴則奸軌無清刑之原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氏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王氏曰斬殺戮皆上之施刑于下也下以非法而相殺戮則

在所禁矣此禁殺戮之職所以設也傷人見血有司宜以告而不以告獄訟宜受也而有司攘却遏止之如此則姦凶得以侵善良勢力得以抑窮弱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不革禁殺戮以告而誅之是所以怙善良佑窮弱也

禁暴氏

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疏曰禁庶民不得相陵暴 王氏曰以刑殺中則民不

暴者教官之事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

而出入者則司牧

戮其犯禁者橋居表反

鄭氏曰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刑所禁

氏曰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脅衆從已

以邪爲正者橋曲誣罔以觸刑禁者造作無然之語以

惑衆者禁暴氏之所糾以告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

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出於邪

情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其殺之宜矣 王

氏曰凡國聚衆庶若祭祀田役之類是已有犯禁者則

戮之以正其罪且巡行而徇衆以示戒也 劉氏曰奚

女奴隸男奴 鄭氏曰其聚出入有所使也 王氏曰

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
故犯禁者則戮之

野廬氏

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廬客行道所舍 王氏曰公劉詩曰于時廬旅

又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野道之小室謂之廬

所以待行旅也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

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疏曰十里有廬野廬氏掌國

道路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若

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

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

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

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

者橐音託擊音計

鄭氏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 王氏曰掌達國

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

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而地官

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故

曰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餘可知也 鄭氏
曰比較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也井以共飲
食樹以為蕃蔽 王氏曰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
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
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此野廬氏達國之道路至
於四畿巡而比其宿息井樹者所以為先王之制也
疏曰道路之傍皆有民當處有賓客止宿即使聚櫟以
宿衛之也 鄭司農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
之不令寇盜賓客 王氏曰語曰翔而後集彼翔而觀
伺則有欲集而為寇盜之意故誅之以禦姦也 註疏
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輾轅坻閣舟有砥柱之

屬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使以次叙過之 王
氏曰舟行於水車行於陸或迫隘而相擊觸相差互則
為之叙先後而行之所以息爭止訟也有節者至則欲
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
之辟行人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
徒為之辟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奸也橫行妄
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趨溝渠也治其壞謂之修去其
穢謂之除有修除道路者而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
所以防怠也掌九道禁者則若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
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已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
道也大師令掃道路以致潔也 鄭氏曰不時謂不夙

則莫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
人內賊及反聞

蜡氏清預反

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
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疏曰此亦掌禁戒之事
故在此

掌除骹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
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
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
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骹禁 骹以賜反枹音竭縣音交

鄭氏曰骹死人骨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劉氏曰堂除

骹者拵而埋之不令暴露於溝壑道途也凡國之大祭
祀則令州里掌地者除其不蠲則非止於骹也聖人見
枯骨則傷動于心不忍其暴露也乃設蜡氏以拵瘞之
養仁心一齊戒是以不忍見之及其祭祀則有司禁之
王氏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
隱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憤其志意
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哀也故
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不蠲所以致潔也任人謂司圜
任之以事之人也刑者謂黥劓之屬也凶服子見齊衰
者之類也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亦令州里除不蠲禁

刑者任人及凶服者蓋大師以危事行凶器則在所慎
賓客則致其齋欽如承神故也

鄭氏曰揭欲令其識取之也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
其人其家人也黜禁孟春掩骼埋胔之屬

雍氏於勇反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掌隄防以止水故名官曰雍氏 疏曰其職掌

溝瀆澮池之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

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澮古也反

獲胡化反苑於阮反

王氏曰水十百相葺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水

竇謂之瀆溝瀆澮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矣

氏曰水潦溢漲害國之苗稼也 王氏曰穿地為穴以

陷禽獸謂之阱於阱中設木以載禽獸使足不及地謂

之獲春令為阱獲以民方析而在田宜防其害也春令

為溝瀆以民方耕宜資其灌溉也所謂利民如此秋則

收成之時為其或陷害人也故令塞阱杜獲 鄭氏曰

禁山之為苑不得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

水蟲之屬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 雜說

雍氏為阱獲溝瀆以知禽獸水潦之害於民田者其官

與宜氏等同雖曰為阱獲溝瀆以去害田者然禁山之

為苑是不得擅為苑於山也澤之為沈是不得毒餌於澤也聖人愛物之意順萬物鳥獸自然之居也

萍氏音平

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王氏曰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為物又不沈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氏曰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鱉不時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夷酒禁川游備波洋卒至沈溺者

劉氏曰設萍氏之官掌其幾戒屬於秋官司寇者繼之以刑也幾酒謹酒先王之於酒用之為禮非以亂性也禁川游者雖習於川游必有溺而死者莫若禁之為無失也 王氏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也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成王於酒致嚴如此而晚周之君臣乃至於沈湎淫泆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沉溺也 東萊曰周公命康叔

撫封侯衛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至于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
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欲之意至於周官之禁酒禹之惡
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帝為酒酤景帝以歲
旱禁民酤酒比上面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
有用為無用之物耗穀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比之酒
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
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洪羊建推酒之利設心大不同
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
飲酒到後來惟恐人不飲酒雜說酒正內官自酒人
以下皆奄奚為之勢不可呵禁外事萍氏刑官之屬司

覘市官之屬則掌之宜矣後世立酒官務在於權
民奪其利故亦掌禁察酒去先王遠矣

司寤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寐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
定其刻漏之早晚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以宣王之時
去成王之世未遠而君子之趨朝或以夜未央或以夜
未艾則司寤氏之職廢而不行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箴
之也

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
遊者

劉氏曰此謂施於國中也日出而作不得不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之道養育大衆也故以星見爲夜時星沒爲曉時而詔守夜之士行夜禁鄭氏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王氏曰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之時爲晨王介甫曰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則禁之使止也劉氏曰其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奸非也夜而遊遨者妨衆息也皆禁之焉

司烜氏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烜火也王氏曰取明火於日而名官謂之司

烜者易曰日以烜之蓋火本於日亘之而後明也然與烜皆火而司燿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蓋司燿掌出入火南方之屬也故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也故列於秋官也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夫或音符符盞音資墳扶云反燎刀召反中音仲竈昌綃反

鄭氏曰夫遂陽遂也鑿鏡屬方諸也王氏曰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鑿遂之齊而已蓋遂以金爲之鑿亦以金爲之內則以夫遂爲金遂是已言陽遂則知方諸

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園陰陽者其氣也方園者其體也 薛氏曰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 劉氏曰明盥用明水為盥盛也明燭用明火照俎豆也明水以明水為玄酒也聖人之於天地宗廟社稷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後奉其祭祀敬潔之至盡天下之物不足以稱其誠也故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明水火者陰陽至精之氣凝結而成者以將其誠致其潔也 鄭氏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 王氏曰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軍旅脩火禁

大衆所在宜致謹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屋誅謂妻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玄謂屋誅不殺於市以適甸師氏者也 疏曰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同族及有爵者也 王氏曰竈謂為壙以埋其尸也明竈蓋揭其罪於竈上若明刑明梏焉 條狼氏條徒歷反

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疏曰狼扈猶今言狼籍謂不蠲之物在道上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

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
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辟婢亦反轅戶串反

王氏曰執鞭所以為威趨辟趨走以辟行人使避條狼
氏所以衛上者也 疏曰按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盖取胥徒中
兼充也 王介甫曰條狼氏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

為事故也 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曰司徒北面以
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為之大言使眾聞之故云且命

之 鄭氏曰前謂所誓眾之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
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

誓誓言左右及馭則書之其誓備矣郊特牲祭祀之誓曰

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疏曰誓

僕右者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右
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

王介甫曰誓僕右者為僕右誓其屬也誓馭者為馭誓
其屬也 鄭氏曰車轅車裂也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

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
不復請也 王氏曰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及

上大夫則亦為大夫誓其屬也 鄭氏曰師樂師也大
史小史主禮事 王先先生曰王氏皆以此為誓其屬以文

祭祀之事但謂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
時耳魯不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史小史職云大史職云
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職云凡軍事
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職云凡軍事

佐大史是軍之有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
軍事以嚴終也故其誓可見矣軍國異容祭祀之誓大
宰掌之大司寇泣之何預於條狼氏哉

劉氏曰違誓之刑有輕重者以其所責有大小也

陳氏曰古者用刑之濫常恕以寬誓人之辭常嚴以峻
故軍旅之誓曰孥戮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
位之所言者誓百官之辭也條狼氏所謂殺輶鞭墨者
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齋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

脩閭氏

下士二人胥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閭謂里門 疏曰二十五家之里門也 王氏

曰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先王立官以脩治其

故名脩閭氏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其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
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彌音育胥讀為偕

劉氏曰掌比國中宿互標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宿也

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標謂擊柝以守門閭而傳更

者也 鄭氏曰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紃謂行而

所不洽於國中者市官 劉氏曰國之美卒使之什伍以

追胥擒捕寇賊獲多者賞之否者罰之 鄭氏曰禁徑

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惑衆也 劉

氏曰邦有故大喪札及寇盜防姦非乘之以為變則今

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唯有節者不幾其行也

具氏如字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害其人則傷吾之仁必設官以攻之夫欲攻猛獸必有以使之具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各官謂之具氏 雜說自具氏至庭氏十二官皆順天時以去民物之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故皆屬於秋官 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所載道路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九興利則地官主之九除害則

秋官主之迹人禁麇郊者與其毒矢射者而具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矣羽人以時徵羽翮于山澤之農而翬氏則攻猛鳥矣碧族氏掌覆天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矣掌蜃斂互物蜃物以供闔壙之蜃而蚘氏則掌夫鼃黽椽氏掌攻水蟲剪氏掌除蠹物赤友氏掌除狸蟲矣稻人以溝蕩水以澮寫水而雍氏則掌溝澮瀆池之害於稼者矣山虞云九竊木者有刑罰而柞氏掌攻草木矣草人云土化之法而雉氏則掌殺草矣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野廬氏則掌令守涂地之人聚柞有相翔者誅之矣

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

其皮革齒須備歐丘于反

王氏曰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劉氏曰弧張機弩

置罽之屬鄭氏曰靈鼓六面鼓使之使驚趨阱獲須

者願下須也備謂搔注音爪也

王氏曰非特為人除害又資其物之利用也

庶氏讀如藥煮之煮章預反

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庶者驅除蠱毒之言王氏曰先王以善政養

天下之民既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者謂之庶

氏也

掌除毒蠱以攻說禳之嘉草攻之凡歐蠱則令之比之

古禳音潰

劉氏曰蠱毒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

治禁之法也以攻說禳之者用巫醫以祝禁之也嘉草

攻之者草有善制其毒者也鄭氏曰攻說祈名初其

神求去之也禳除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

劉氏曰凡能歐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

焉則令呼之也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

凡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尤氏主搏蟄獸所藏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氏曰螫獸能罷之屬又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也

翬氏音翅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翬鳥羽也鳥之飛在翬攻猛鳥者必攻其翅然後可獲故名官曰翬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倚之以時獻其羽翬倚居翬反

註疏猛鳥鷹隼之屬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於羅網

之下以誘之鳥來下則倚其脚 劉氏曰各以其物隨

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

媒而獲之其法多矣 王氏曰倚之則係其足 王介

甫曰攻猛鳥以除人物之害焉非特利其羽翮而已

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

除害為主也

柞氏側百反

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 王氏曰詩

曰載芟載柞 王介甫曰先王之於林麓也設虞衡為

厲禁以掌之又置柞氏攻之者欲其材木為用則設官

為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帝

省其山松柏斯允柞栲斯拔則虞衡之官修焉作之屏

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例則柞氏之職用焉

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刊若干反

王氏曰積木曰林山足曰麓草木所生林麓之地皆可以宅民稼穡故柞氏掌攻治之 鄭氏曰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皮 王氏曰夏日至至陽之日也陽木也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肄焉冬至至陰之日也陰木也以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肄焉凡木之生於山南則為陽生於山北則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至陰之日而加以水火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矣 疏曰

山震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陰木 王氏曰若欲其化則春秋變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為土也陰木實以冬至之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實以夏至之日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蘗薄於陰陽相殄之氣化而為土矣

雜氏他計万

下土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書雜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也夷蘊崇之玄謂雜讀如鬃小兒頭之鬃書或作夷此皆剪草也 劉氏曰掌雜五地之草以待耕種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
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繩音孕

疏曰此雜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
可種也 鄭氏曰萌之考以鎡基斫其生者夷之以鈞
鎌迫地芟之也 疏曰秋時草物含實 鄭氏曰含實
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就 劉氏曰所以滅其種也
鄭氏曰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 王氏曰若欲其化也
亦欲其化為土 鄭氏曰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
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雜行水利以殺草
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若族氏 若讀為適 它歷反 族倉獨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氏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
則凡兆凶者皆在所去焉故設官掌覆天鳥之巢而謂
若族氏若言摘也族言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天鳥不
復至矣

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
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
之 覆方復反 天音妖 縣音玄

劉氏曰天鳥者陰陽邪氣之所生故欲妖怪而不祥於
人間夜則飛騰所至為害若鬼車之類皆是 鄭氏曰

覆猶毀也方版也日從甲至癸也辰謂從子至亥也月從姬至荼也歲從攝提格至赤奮若也星從角至軫也天鳥見此五者而去 劉氏曰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天邪之物無所自存

剪人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前剪斷滅之言也主除蟲蠹者詩云實始剪商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蠹之事蠹丁故又崇音誅莽蕩反庶草預反

鄭氏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攻崇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庶除毒蠹者蠹亦蠹之類

也 疏曰是以蠹毒亦使剪人除之

赤友氏 友音跋赤如字又采昔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赤友猶言扞拔 注音林采昔反扞蒲八反也主除蟲豸自者 疏曰扞拔除去之也

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蟲 蜃市軫反洒色買反狸莫皆反

鄭氏曰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 劉氏曰隙屋

隙罅之間有蟲豸蠹蟻蛇之類能螫毒人者 鄭氏

曰蜃大蛤也持其炭以坩之則走沃灰以洒之則死

疏曰埋藏之蟲以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

蠲氏古獲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蠲蛙也月令曰蠲鳴

掌去蠲鼃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

無聲去起呂反蠲音蛙鼃莫幸反牡

鄭氏曰蠲鼃蝦蟇也蠲耿鼃也蠲與耿鼃尤怒

鳴為聒人故去之 劉氏曰謂宗廟之祭祀賓客之宴

饗君臣之齋戒朝廷之會同凡禮樂未作而以肅靜為

敬之時則蠲蠲蠲之喧鳴不可以不禁也故設下士

一人掌去之之法焉 鄭氏曰牡鞠菊不華者以其煙

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

被之水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涿陟角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壺瓦鼓也涿擊也

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

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樺音古

鄭氏曰水蟲狐蠲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

驚去 劉氏曰土之性沉而克於水炮而為鼓擊諸水

上則雖淵深莫不可達入水而應於土故也焚石投之

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 鄭氏曰

神水神龍罔象也 王介甫曰今南方有所謂淵神者

民犯之能出為崇 王氏曰牡槀榆木也以牡槀為幹
從橫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以牡槀為貫象齒而沉
之水神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水雖深實為陵矣
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夫深窮物理
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於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
引針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
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豈
非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則其寓於政事之間莫
非道之所運豈庸常之所能知哉

庭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庭氏主射國中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者也

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
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謝食亦

鄭氏曰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

王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食所作者也掌

用此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若神也
則若神降于莘叫于宋大廟之類非鳥獸之聲也 鄭

氏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歟不言救月之
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
可知也

街枚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銜枚止言語謂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續結於項 疏曰亦掌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司蹕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蹕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詔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蹕五羔反詔音呼

王氏曰掌司蹕者司察在朝者言語之喧嘩也 疏曰

大祭祀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謹蹕 王氏曰祭祀貴靜而肅所以致嚴也 鄭氏曰軍旅田役令銜枚為

其言語以相悞也 王氏曰車攻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以言選車徒無喧嘩之聲也 劉氏曰聲大而急

曰詔聲高而緩曰呼聲嗟而怨曰嘆聲悲而傷曰嗚

鄭氏曰禁詔呼嘆嗚行歌哭者為其感衆相感動也

伊耆氏 耆巨之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伊耆氏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

之蠶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

氏 陳氏曰伊耆氏其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周公以其

姓名官後世以官為姓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咸音函

鄭氏曰咸謂函也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

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劉氏曰軍旅授有爵者

尊其爵以御衆也。不必老焉。共王之齒杖以齒而王賜之杖也。鄭氏曰：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雜說大行人一項止掌交專掌賓客之禮，乃屬秋官。此亦見朝儀之嚴，其意自深遠。唐氏曰：伯夷降典而繼以折民，惟刑周禮行人之官而必屬之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也。洪範六曰：司寇七曰：賓論語齊之以刑，齊之以禮亦此意。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通乎及間去聲，服上忍，反，禮音會。

劉氏曰：大賁謂來朝之諸侯，大客謂來聘之孤卿。鄭氏曰：朝覲宗遇會同，此六事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

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禁九伐之法也殷同者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 劉氏曰朝覲宗遇四者隨時必異其名互文以見事上之意乃共圖事於春陳謨於夏成功於秋協慮於冬終而復始循環無窮者所以一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 黃氏曰諸侯平時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捨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衆衆見以爲王明合衆

善以爲王道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蓋如此耳 李氏曰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以之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 劉氏曰諸侯非朝歲則遣卿以聘於天子殷同之歲不朝者則遣卿以覲於天子 鄭氏曰時聘殷覲此二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諸侯使卿來覲天子

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懲猶惡也問問歸服賀慶致禴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問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 王氏曰服所以交神之福以服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諸侯有喜也賀慶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災也致禴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 王先生曰致禴者凶禮五者皆是 王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者也問問歸服賀慶致禴四者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憂王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內外之誠達尚何猜疑問貳之爲患哉所以親諸侯者在是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

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
 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壁其他皆如諸
 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
 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
 眠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
 大夫士皆如之縹音藻藉在夜反苻音留樊畔干反縷乘
 反酢木洛反食音嗣積子賜反勞七報反信音申各下戶嫁反

鄭氏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
 夫士也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雜說温
 公曰夫禮辨貴賤叙親疎裁庶物非名不著非器不形
 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夫繁縷小物

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界
 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耳 劉氏曰大行人掌邦之禮
 賓客之儀而刑之秋官者司寇掌刑以齊天下使之必
 由於禮樂者也不由於禮樂大則有司馬之政小則有
 司寇之刑此中和所以致於天下也故分六服所以齊
 其遠邇當朝者不敢不至矣封五等所以齊其大小當
 踐者不敢不行矣至於圭玉纁藉冕服旂常纓就車乘
 介牢朝位步立前後幣享等差裸酢獻舉積數問勞奠
 不為之等級一其儀禮者所以辨上下之分定諸侯之
 志能使人人安於其位樂於其職不敢僭於上以作其
 好不敢凌於下以作其威遵王之猷以建其極凡長民

者舉皆如是則用中之道行乎四方矣 王氏曰上公九命故其禮以九為節侯伯七命故其禮以七為節子男五命故其禮以五為節 鄭氏曰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彛以下也常旌旗也旂其屬緜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車副車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為一年期位謂大門外賓出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于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 疏曰軹轅末也 陳氏曰前疾轅曲中在軹之前衡之後 王氏曰衡在軹下車軹兩服之領前 王介甫曰上公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立當衡擯者三人則擯者舒而縛卑者蹙而略故也 疏曰廟中將幣三享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也 鄭氏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三獻也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客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

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 王介甫曰一裸不酢則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則主於飲故以獻為節食禮九舉七舉五舉則主於食故以舉為節 疏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九舉者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出入五積者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 鄭氏曰問問不恙也勞苦倦之也凡此數不同者皆降殺凡大國之孤以下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皮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于王之擯親自對擯也以

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 王介甫曰以酒禮之以裸如祭祀非禮人君不用也 鄭氏曰其他

謂貳車及介牢禮賓王之間擯者將幣饗食之數凡諸侯之卿及大夫士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也其餘則自以其爵 疏曰卿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下卿二等士又降殺大夫 薛氏圖云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竟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并用璧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并服受之諸侯擯工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為承擯諸侯

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殮春夏之時將朝之
諸侯則服裨冕釋奠于禰遷主各乘其所受上輅上級
公之朝位賓主之間乃去門九十步則止公下車當輅
而立介九人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衆介侯伯則
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則介五人朝位相
去五十步立當車衡若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皆乘
墨車而致於大門之外衣服旌旗朝位遠近之數陳介
及擯如朝禮但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
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皆授舍於廟門之外
也天子迎公擯者五人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齊
夫為末擯其餘二人是上以逆之王與公相對相去三

丈六尺法門之廣旁加一步之數王時服衮冕乘金路
建大旂在於門內上擯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
介自介而傳至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
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為之
三相初出臯門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
門外之舍諸侯入于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
四人初至門下車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薦行相揖
而入每入門止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
男王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伯之禮公立當車軹
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
軹而立歛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

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
東面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亨進授玉先盡同
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而北東面奠
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
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
既受贄則更服袞冕至于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
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爲三享王者之後
三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
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法先行王禮
然後乃行后禮此據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夕覲遇之時
王則服袞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

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
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
諸侯降堂自受玉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以示有降
以肅氣之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
王門是也天子不迎之以放肅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
不下堂故朝享併受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覲宗遇
諸侯行朝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裸賓王拜
送之公無酌酢之禮次后亦使以璋瓚亞裸賓后拜送
之公則酢王所謂王禮再裸而酢不酢后也侯伯則王
使宗伯一裸侯伯則酢王后不裸也子男則一裸不酢
必使宗伯攝裸者君不酌臣故也宗伯攝裸王與后皆

拜送之者敬恭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庶姓則革路服則衮冕毳毼皆使公卿篋服如書就館致之諸侯擯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饗餼於館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皆就館致之諸侯亦以束帛乘馬賓使者夕則后致饗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亦烹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也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爲尚其樂無筭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筭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至於公則

一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亦隆殺之節也饗食燕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出入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意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子而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皆不得朝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貳車五乘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又曰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爲主大夫爲介士爲衆

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臣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于禰告君然後釋幣于行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于朝聘主受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次受夫人聘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璧王者之後皆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其半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圭璋璧琮遂行張旌出國舍于郊明日歛旌行至王畿更張旌示有事於此先謁關人關人報入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旌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士則遣人致殮將行聘之前皆遣

人受舍于文王廟門之外行聘之旦朝服釋幣于禰冕服乘車建旌至於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面立鄉則車前五步介皆陳於西北東面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夏之時王乘車而迎至大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擯以下繼而立皆西南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內見王初入門之時賓之上介拂西張士介拂闈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王不至大門之內迎賓其朝享併受之于廟其介及擯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儀但上擯帥之而入也賓既入次

王則服皮弁受聘于朝時賓亦服皮弁受玉訖然後更服冕服入廟當屐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而入享於廟升堂進玉于上前王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贄束帛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後而入見遂行私覲之禮見王出至大門之內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訖還館主人致享餼明日發幣於公卿后以致餼公卿得幣皆有禮於賓也然後受享受食受燕而還王亦使行人送至館其還王之儀與諸侯相聘還王之禮同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嬪婢人反見賢通反

疏曰此一經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因朝而貢與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是歲之常貢也 鄭氏曰要服蠻服也 劉氏曰邦畿千里之外侯服也爲方百里者三百甸服之地爲方百里者五百男服之地爲方百里者七百采服之地爲方百里者九百衛服之地爲方百里者千有一百要服之地爲方百里者千有三百則

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言只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
實爲摯者詳於治內而畧於治外也郊特性曰旅幣無
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近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
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法其見有六歲之差所
謂節遠邇之期也其具有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
也然則書之周官言畧同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
厥兆民則曰六服君羣辟罔不承德至於訓迪厥官則曰
六年五服一朝者以征伐甸男采衛而言也六服羣辟罔
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
言六者蓋近中國之圭心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明政
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爲

其限期止於五服而已周官行人於六服之
則及於要服者則其治爲尤詳於四征弗庭之時也近
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致禮
以致大平者此其極也 鄭氏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
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
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寶見傳者若
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唐氏曰鄭氏謂夷鎮皆在九
州之外非也惟蕃國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
南暨聲教者也夷服鎮服尚在九州之內行人不言者
見摯與蕃國同也然蕃國雖以面二百五十里爲率通
曰九州之外亦無道里之限矣 雜說禹貢九州貢物

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
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
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始整齊言之不復言其國貢其
物也 唐氏曰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
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
為限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
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
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
王巡守殷國胥讀為誦思叙反屬章來反

疏曰此一經並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

撫王室之事 鄭氏曰撫猶安也存覲省者王使臣於

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

劉氏曰存問其安否也覲視其治效也省察其風化也

鄭氏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

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

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通言語之官為

象胥云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

師也史大史小史也 王氏曰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

聽聲音所以和其聲也瑞六瑞也節六節也 鄭氏曰

度丈尺也量區釜也 王氏曰牢禮若掌客之所掌

鄭氏曰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者

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也
王先生命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有虞氏巡
守之制也王制曰命大師陳詩命市納賈命典禮考時
月正日同律此夏商巡守之制也亦與此無以異
鄭氏曰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親東后
是也其殷國此四方四時分來於平時
王介甫曰王
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禮
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東萊曰巡守之禮
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
又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
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却十二

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一
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實而見之若有大
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相息亮反

疏曰王事諸侯朝王之事
鄭氏曰詩云莫敢不來王

孟子曰諸侯有王
疏曰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

之位正其等謂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
等級其禮謂牢禮饗燕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
大喪諸侯為天子斬衰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
法須有助以告教之
鄭氏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

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
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者則以束帛加享禮
王先生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大行人云小行人亦云然
大行人爲四方大事言之小行人爲小客言之蓋凡聘
皆有享禮若小客特問耳謂不行享禮也受幣聽辭而
已小行人之待小客其用此禮歟然大行人反以此禮
而待四方之大事者爲諸侯之告急設耳如待行享禮
則是以揖遜而救災也 王氏曰凡諸侯邦交謂鄰國
之往來也小以事大大以比小粲然之文驩然之恩足
以相愛接而四鄰睦四鄰睦然後可以蕃王室矣若春
秋之時邦交之禮不修侵伐圍入無國無之則行以掌

邦交之禮曷可廢哉 鄭氏曰小聘曰問殷中也父死
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
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
之 王氏曰世相朝則君親見焉若相問相聘則遣臣
而已 伊川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
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
然委官守而遠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
耳 胡康侯曰凡諸侯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謂之殷
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
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
弱之視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

於中聘世朝之制矣 王先生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明主之制問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鄭子大叔又以爲五歲一朝然此之世相朝則一世一朝而已與子大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然則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諸侯皆以不便於已而去之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爲言子大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故以五歲爲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夫禮記王制與聘義戴記一家自爲異同之說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聘爲文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覲於天子爲言也聘義之言比年小聘合

於周禮之歲相問也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問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也初無歲年之限如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爲殷中也自襄之二十一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雖爲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也王制之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異抑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于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一朝天子可乎使居衛服而五年一朝爲得禮矣若侯采男謂之禮可乎知此則知王制之言雖四代而雜於春秋之制鄭以下制所言五年一朝爲晉文公霸時制雖必未然亦有近

似 芸閣呂氏曰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
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思
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
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夫上下
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馭諸
侯必使相交以修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多爲之升
降之文酬酢之節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
也故不安於愉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耻於無
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
以止之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
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
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祗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
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色吏及不司

劉氏曰禮籍所以載五等諸侯及其孤卿大夫士四等
入覲之禮隨其爵命爲之降殺大行人用之以同邦國
之禮者皆書于籍也 雜說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

籍是也 劉氏曰待四方之使者諸侯之來大行人掌

之也 鄭氏曰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劉氏曰貢

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朝而入焉功曰
獻者圖於春而比於秋也 註疏入貢是歲之常貢六

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者也功考績之功也
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王介甫曰各
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嘗所以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
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鄭氏曰諸侯入王朝于王也
疏曰郊勞胝舘將幣皆為承而擯也 鄭氏曰承丞也
疏曰郊勞王使大行人勞於郊也胝舘致舘也將幣廟
中將幣三享也 鄭氏曰王使勞賓於郊致舘於賓至
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 劉氏曰大客
則擯小行人為上擯矣 鄭氏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
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

相省聘問臣之禮也

鄭氏曰適之也

劉氏曰王撫存四方遣使則受法於

小行人使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
事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王者天子撫臣之禮也賓五
客四其禮不同故有九儀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
為之

鄭氏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齊法
式以齊等之也 王氏曰掌節言邦國使節則使邦國
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天下之節則所

謂龍人虎管節者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
節也掌節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無節矣以旌
節行之耳龍虎人皆以金爲之金不變之義也旌符管
以竹爲之竹有自然之節故也不言璽節則賄貨非所
與不言玉節角節則守邦國都鄙非所達邦節先門關
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
則自外達內言之也 王先生曰掌節守都鄙者用角
節而小行人邦鄙用管節何也蓋王畿有都鄙邦國亦
有都鄙王畿都鄙天子之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之
都鄙諸侯之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
有先君之主曰都與夫西鄙北鄙是已掌節言掌邦節

是主天子之節爲言也此角節管節所以不同者與內
外耳然掌節有角節而無管節既知其爲異內外矣小
行人之節有管節而無璽節者復何耶殊不知小行人
所掌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
也此所以不言璽節也天子使者於諸侯諸侯使者聘
於天子其爲節則一而已此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同
者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亦
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者也然成周掌節之制
已不行於春秋之時而復行於西漢之際漢有銅虎符
是周虎符之屬皆金爲之之制也有竹使符是周旌節
之屬皆竹爲之之制也且虎節龍節人節以金爲之而

輔之以英蕩符節爾璽節旌節以竹爲之而輔之以傳有節又有輔者又所以防切詐也掌節言龍虎人三節之輔而不言符璽旌三節之輔以下文云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節以金爲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爲者不過傳而已此金竹之所以爲貴賤也春秋之時所謂諸侯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矣按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爲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者如此則知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也悲夫

或六瑞王用瓊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圭男用蒲璧

疏曰此亦通四方之事見所執以爲信

鄭氏曰成平也瑞信也皆加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

疏曰此亦小行人至諸侯之國也此六者之中有圭以馬璋以皮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摠號爲幣也

王先生曰圭璋璧琮琥璜此六者皆玉也其幣以兩兩相配合 王氏曰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諸侯之致

享內盡其誠心外備其禮物而行人所以合六幣也

鄭氏曰玉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

後也二王後尊故專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專用琥璜下其瑞也九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 陳氏曰昔者大王之於狄入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綉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實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實於錦也

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 薛氏圖云言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為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為虎形西方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以繡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 王先生曰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纜其圭以馬之意歟邾茅夷鴻以乘韋束帛自請救於吳其璋以皮之意歟又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 王氏曰以其通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為之

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乖而已 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闕門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執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饗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槁苦報反禴音會

劉氏曰天子之於諸侯同其憂樂者也故曰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是以小行人掌令乎五物也 王氏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以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

使之守其土則必有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內外勢雖有遠近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也安可若是愁哉此賻補賙委槁禴饗哀弔之禮所以掌於行人之官以治其事故也病疾爲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禮傳之謂之賻助其不足謂之補也穀不熟曰凶凶甚而爲荒凶荒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也大宗伯謂以喪禮哀死亡荒禮哀凶札是也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槁禴槁其勞則謂之槁會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禴大宗伯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是也福事則在所慶賀大宗伯以賀慶

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禍哉則在所哀弔大宗伯以弔禮哀禍哉是已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巨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治有吏反樂音洛鄭氏曰慝惡也猶圖也 疏曰此摠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為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一二條條別善惡俱有故利害逆順並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寇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

王氏曰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以不周知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述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云云蓋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各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可謂知要矣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

上等侯伯於中等之勇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相息亮反

鄭氏曰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王氏曰儀容所以相接辭令所以相與揖遜所以相欽
鄭氏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三
成三重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
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
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郊於國北既
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 疏
曰天子親自拜日禮月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
尊敬在上者也 劉氏曰聖人身為天地之主尊為諸

侯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來朝然而不敢當其獨尊于
已也故其朝于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祭祀也其會于
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山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
已焉 鄭氏曰宮謂壝土以為墻處 王氏曰其門以
棘為之所謂為壇壝宮棘門 王先生曰觀禮云諸侯
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蓋
壝土為壇壝外為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 疏曰巡守
就方岳為壇殷國就王國左右為壇皆如時會 鄭氏
曰詔王儀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
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 王氏
曰朝位王南向鄉明以聽天下者也合諸侯以見之亦
如之 鄭氏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
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
手小舉也 王氏曰蓋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
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及其擯之謂擯諸侯以前王
也 鄭氏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
謂擯公者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
所奠玉處壇三成也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
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 王氏曰此以爵之尊卑
而爲之等級也 鄭氏曰將幣享也禮以鬱鬯裸之皆

於其等之上 王先生曰合會同受執受享一皆於壇

疏曰將幣即將幣三享禮即若上公王禮再裸而酢彼
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亦如之者亦如上三等

鄭氏曰王燕則諸侯毛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

毛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 黃氏曰先王當諸

侯之入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
老之教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
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
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
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爲天下之達尊而仁
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

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九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殮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實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餼如醇醢音素醢音環受饋音擴下賓

王氏曰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賓所停止則積問問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若不敢當焉也積問皆三辭拜受再勞亦皆三辭拜受尊而欽之也積問不言登則受之於庭也再勞則受之於堂故曰三揖登拜受旅擯者公則擯九人旅者陳之而已以主國之遣臣來無所事於交擯也勞禮重於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於其使臣之旋也又從而拜送之也然以遣臣再勞為未足主

君又從而致郊勞焉則致愛與勤於是為至矣 鄭氏曰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 疏曰三揖者入門及當曲當碑王氏曰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謙然後拜受幣也至主君之去賓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賓乃再拜送之也 鄭氏曰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 王氏曰致館亦如之者賓始至則使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如郊勞之禮 鄭氏曰致飧如致積之禮者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

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餼 王氏曰將幣謂賓享主君也 疏曰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者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東而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 鄭氏曰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

也謂之相者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振與闌之間士介拂振此為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 疏曰上相入上僎上介須詔禮故入 王氏曰及廟惟上相入致敬故也賓三揖三讓將登堂揖而讓主君也既登堂以聘享主君主君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於賓授幣則拜而受之也主君拜受幣尊其所享也賓拜送幣致敬於所享也 鄭氏曰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 疏曰奉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其禮是也 鄭氏曰賓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賓

禮器曰諸侯相朝裸用鬱鬯謂此朝禮畢僎賓也及出車送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謝言已辟去也故曰告辟致饗餼還圭鄉食致贈郊送此六禮喻饗與祀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侑幣致之 王氏曰還圭謂賓饗主君用圭以將意已而還之賓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王氏曰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送賓于郊也已上六禮其送逆揖遜辭受之節皆如將幣 鄭氏曰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者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
三禮禮之重者也主君以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賓
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者繼主君謂僨主君也僨之者
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
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一疏曰聘禮君遣
卿勞及致館者皆僨僨者報也報主君為擯聘禮賓至
及郊君使卿勞又云賓用束錦僨勞者君使卿韋弁歸
饗餼又云賓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擯之是皆有僨法
王氏曰侯伯子男凡相為賓各視其命數為禮之隆殺
至其儀之節則同於諸公故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
公之儀

薛氏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謁

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
主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勞侯伯
則四積再問勞子男則三積一問勞三勞者一勞使士
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
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郊勞積
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
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
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
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殮將朝之前一日
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日冕服釋幣于
行至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

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
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子男則陳五
介皆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衆介主君出而迎賓
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內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
士為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
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然則主君
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
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
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為王賓之數諸
侯之命既有三等故王立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
五人四人三人之法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

子故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己之爵而為擯人之數
主君車上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
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為不必固請之說受命
南面傳辭述相傳之傳訖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
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如擯所當車之處
也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為相而入
主君及賓皆由棖闈之中擯介皆雁行於後主君先
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絕行在
後爾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
升於承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次介升於上介之
行承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唯上相入升堂授王

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為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送館賓既還館主人致饗饋各依其命數公則九年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君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享再食再燕子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君親速賓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饗食則賓不償主君之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圭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於館時主君為賓賓為主入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饗饋禮

食皆階主君之朝而拜謝之君還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饋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九侯伯子男之臣

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勞使者當為摺

周反

鄭氏曰諸公之臣相為賓客謂相聘也 王氏曰諸公五積其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止三積 疏曰三積亦有束帛致之三辭拜受者辭不受三辭後受之不言登則受之於庭也 王先生曰侯伯之臣則不致積然豈無禾米芻薪但不以束帛致之耳此言積而不言問者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聘者之君及其聘者耳見下文 王氏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諸公之臣則使大夫郊勞而已主君郊勞交摺三辭大夫郊勞則旅摺而不交摺 王先生曰上公於積問言旅摺

於郊勞將幣言交摺此於郊勞將幣皆旅摺至於積又不言摺者所以見其禮之殺也 註疏曰三辭拜辱者賓從

館內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三讓者讓升堂也登聽命者賓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者賓聽命訖下堂拜命登堂受幣也侯伯之臣則受之於庭耳賓使者如初之儀者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錦賓使者如初行勞禮時之儀勞用束帛賓用束錦耳前賓受幣令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致館如初之儀者案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御致館其儀如郊勞也侯伯之臣則致館于庭耳不言致殮者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也聘禮曰殮不致賓不拜 王先生曰聘禮

宰夫朝服致殮但設之而不以束帛致之耳 王氏曰
及將幣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答拜也客辟
而不答拜非特以其不敢當焉以主君拜逆之意不
於客也 疏曰及廟唯君相入者與前諸公異被是兩
君上相俱入此客臣也其相不入矣 王氏曰三讓客
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授幣
謂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
畢則下堂而出也每事如初之儀亦謂享及有言者也
鄭氏曰禮以醴禮客也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
者 疏曰此三禮皆於聘日行之 王先生曰主君禮
聘者以醴齊而已非鬱鬯也聘禮云客用醴齊 王氏

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宣子私
覲於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覲有獻可知矣然使而私覲
則禮也朝覲而私覲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之大夫私
覲非禮也皆再拜稽首所以致欽於所尊也君答拜則
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即大門
之內也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致欽
未可遽問而勞之也 鄭氏曰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
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
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
甚勞勞介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
王氏曰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者尊卑之辨也勞客則

客再拜稽首以尊勞卑宜致敬而用其至也 王先生
曰致饗餼如勞之禮以卿致之君不親致也 王氏曰
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饗食還圭其禮重於饗餼故
也君館客者客將去主君就省之盡殷勤也客辟介受
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命而辟之而介則前而受命也
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 王先生曰上公
致贈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
送之而已 註疏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
出亦三積也 王氏曰九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
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
尊卑而為禮之隆殺若其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 薛

氏圖云諸侯相聘之法卿既受命將行之旦釋奠于禘
告為君使乃受命于朝介及衆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
束帛如璧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君言既受不宿於家
始至所聘之竟張壇示有事於此國也主君使士請事
遂入歛壇至近郊張壇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
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及國主人請受
示不敢留賓賓請問示不迫主人卿致館使若上卿則
館於下卿之廟上大夫館於下大夫之廟介館於士廟
宰夫朝服致殮明日宿皮弁服至於大門外西次皮弁
服者與君相朝同也主君迎賓於大門內卿為上擯大
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

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時主君在大門內上擯在
闈東國外西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擯
出次當闈西北面上介次北衆介亦繼而北陳其位相
去之數公之使七十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
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
君朝則使傳命聘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
賓俱前各至其末擯末介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內亦
皮弁服請事訖賓入大門內公再拜公揖入遂入賓既
入上介不襲執圭屈纜授賓不襲者盛禮不在已也賓
襲而執圭行盛禮若盡飾爲其相敬也遂與主君揖
讓升授主君襲受時介皆入在門內賓禡奉束帛如璧

享皆禡受庭中所陳或皮馬隨國所有次有行夫
享亦如之皆君爲之受既受享然後主君禮賓以醢
薦脯醢禮以束帛乘馬賓即行私覲奉束錦乘馬以覲
既覲而出君送至大門內問君問夫人賓對遂還館賓
既還館主國卿皆就館勞皆用鴈主君使卿韋弁服歸
饗賓亦以皮弁服受之使大夫奉束帛以致賓亦以束
帛乘馬而擯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
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饗食餼之禮備之以乘馬束錦於
賓一食再享燕無數者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享賓皆
再拜于朝若不親享食則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
侑幣如致饗無賓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

圭璋實亦皮弁襲而受于公館賓遂行舍于近郊公使
卿贈如受牢禮無償還竟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
然後還家薦於廟 王氏曰大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
先王設官為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
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
言之不讎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則周官圖民
禍患豈為不豫哉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
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
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
皆客社時掌反稱天
證反背音佩

王氏曰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皆自上及下降殺
兩而為豐殺也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
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於始而怠於終非樂於
暫而厭於卒如一而已 鄭氏曰幣享幣也於大國則
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行人之儀謂擯
相傳辭時也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
兩向之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
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
事焉使則介之傳張戀反遽其庶反使色吏反
難乃旦反焉音夷故書曰夷使

鄭氏曰行夫掌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傳騎

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
夫主使之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 疏曰必以旌
節者道路用旌節故也道有難謂疾病它故不以時至
也雖不時必達之於所往之處王命不可廢也 王氏
曰居於其國則凡大小行人有煩辱汗勞之事皆行夫
掌之以行夫行人之屬官也 劉氏曰行人爲使則介
之焉 鄭氏曰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玄謂夷發聲也

環人

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環猶圍也主賓客任器爲之守衛 王氏曰夏
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蓋管環人掌環四方之

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四方之
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官雖同而意則異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
擄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鄭氏曰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
上 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
賓客也令聚橐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
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以路節達
之故門關無幾也送逆及疆者疆謂土畿四方之界也
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象胥

每程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摠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王氏曰化自北而南以言其所致者遠也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闕亡器亡百反使所吏反而賓音擯相息亮反

鄭氏曰國使謂蕃國之臣來覲聘者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 王介甫曰不謂之入王而謂

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故也 劉氏曰夷狄之人

其拜揖進退跪伏之禮不同於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

國之儀用協其禮也與其辭言傳之者雖不能變其音

聲而可諭之以事上之意然後從而譯其辭以言之於

上也 鄭氏曰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

相之從來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也 劉氏曰若

其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其禮儀而正其位若遇

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者皆謂蕃國也 氏

曰凡作事者謂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於四夷者謂有戎事於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故大事在諸侯然則彤弓錫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詰之辭或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

掌客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班獻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治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一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治直吏及長丁吏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其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之鄭氏曰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辭用也疏曰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上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鄭氏曰諸侯長亦命作伯者也故十有再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王巡守

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者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
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凡賓客則皆角尺郊
特牲曰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孕牲
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半
帝尊貴之也諸侯之待王臣合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蓋
謂待王以多則為褻侍百官以少則為簡以少為貴者
內心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故禮器曰天子之制禮不
可寡也不可多也唯其稱焉 鄭氏曰今者掌客令上
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備具 王氏曰王之三公八
命出封加一命為上公故眡上公之禮五之卿六命出
封加一命為侯伯故眡侯伯之禮王之大夫四命出

加一命為子男故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則王之
上士也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則庶子包中士下士而
言之也蓋百官雖令百牲皆具而亦不可以無隆殺之
等故從其爵命之數而有所眡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殮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
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
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
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筮醯醢百有二十壘車皆陳車
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
秣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曰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
三食三燕若弗酢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

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八壺八豆八邊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
 大牢侯伯四積皆眡殮牽再問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
 簋八豆三十有二釧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
 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
 百管醢醢百壘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
 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
 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八壺八豆八邊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
 男三積皆眡殮牽壹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
 二十有四釧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

十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管醢
 八十積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
 五十雙禽卿大夫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
 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邊膳
 眡致殮卿皆見以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
 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釧音刑牲並音星莒姜呂反藪妻下口
 反牝丁故反黍紅證反食音嗣食大牢再食同見賢遍

疏曰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然堂
 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 鄭云
 曰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眡殮牽謂其
 殮之數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釧鼎簋

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其設宮陳于楹內甕陳于楹外宰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王氏曰上公殮五牢侯伯殮四牢子男殮三牢每積皆駘殮之數伯牽而致之耳上公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子男壹問以脩於其始至以問問闕則有脩焉脩者禮之加薑桂者也群介行人宰史皆公所以從行者也其君以及其臣故於其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臣用牢而君用脩疑其非禮恐有脫誤蓋上公致積則有殮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由此觀之則羣介行人宰史之有牢不為過也至於侯伯子男則不言也以上公其爵命為獨隆其禮為獨隆也鄭氏曰上公

殮五牢侯伯殮四牢子男殮三牢殮客始至小禮也皆飪一牢餘牢則腥一王氏曰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食謂庶羞美而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共四列也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簋盛稻梁器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堂上四東西亦各二子男堂上二東西各二鄭氏曰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羞之

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美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
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
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
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
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
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
鉶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簋十二者堂
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
也 王氏曰鼎牲器簋黍稷器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
產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為養皆食之主也故合鼎與簋
而言之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公侯伯子男其數

皆止於十二 王介甫曰上公牲三十有六侯伯牲二
十有七子男牲十有八牲即牲之腥者或言牲或言腥
互備也 鄭氏曰腥謂腥鼎也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
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
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殮門內之實
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殮五牢米二十車禾三
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
十車芻薪皆倍其禾 王氏曰饗饋者朝享之後所致
之大禮也上公五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其死牢如殮
之陳則上公五牢侯伯四子男三皆陳于門西也牽生
牢也上公牽四牢侯伯三子男二皆陳于門西如積也

薛氏圖云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米百筥子男八十筥
筥半斛也陳于中庭公則黍梁稻各二行稷六行各十
二行東西爲列所謂橫陳于中庭侯伯則十行子男則
八行其陳如公之法也醢醢公則百二十甕侯伯百甕
子男八十甕皆夾碑從陳醢在碑東醢在碑西公則各
爲六行侯伯各爲四行子男爲二行醢在東醢穀陽也
醢在西醢因陰也 鄭氏曰車皆陳言車者衍字耳
王先生曰米有載於筥者有載之於車者 王氏曰車
米賤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數車米載米於車也牽四
牢每牢一車則車米九四十車也 鄭氏聘禮曰十斗
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每車秉有五數則二十四

斛也 王氏曰車禾賤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車禾載
於車也禾藁實并割者夫死牢如殮之數上公殮五牢
牢十車則車禾九五十車也 鄭氏曰聘禮曰四秉曰
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
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穊也
王氏曰芻薪倍禾則九百車也皆陳謂陳於門外也
鄭氏曰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於禾薪從米
芻從禾也 王氏曰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
禾則殺於公也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
殺於侯伯也 鄭氏曰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
雙子男五十雙乘禽謂乘行群處之禽雉鴈之禽是也

於禮以饗為數殷膳大牢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
王氏曰侯伯亦言膳大牢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
然獨於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亦及歸可知也上
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
一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以恩為主惟以恩為
主故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筭也
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
而去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於是為至矣其數或三或
再或一亦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或
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且鄉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
酬幣致之所以將意而致欽者不可廢故也 鄭氏曰

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
書皆有殮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宰
禮之數陳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殮大
牢饗餼三牢士也則殮少牢饗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
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 王氏曰
上介則以其諸侯之臣為尊宜有以優異之故獨有禽
獻而其餘則無有也上公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
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夫人致禮所以助王養賓亦夫
婦相成之義也壺陳于東序簋豆陳于戶東凡夫人致
禮於諸侯皆下大夫致之也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
不言食大牢則殺於公也夫人致禮于子男六壺六豆

六邊膳祗致饗則又殺於諸侯伯也然特言膳祗致饗者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太宰侯伯卿皆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于賓也以羔則以其事見焉子男獨言親見者以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節見者故造節見者乃致膳耳不言羔則蒙上文可知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殺也先王之於祭祀致愛與欽其於承賓也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裸而后亞裸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之所酢也及其承賓也亦王裸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推所

以承神者而承賓則致愛與節可謂至矣而諸侯安得不德一心以親其上哉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人之禮以待之者前言凡介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空禮之陳數謂其從君而來也今此言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特來聘問所以待之者亦如其為介之禮也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殮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饗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豕文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弗故是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况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殮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

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筭取其歡而已其爵
無筭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咳而去諸侯心平而氣
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其小小者事其大相朝
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而
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
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
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薛氏圖云天子待五等諸侯禮
數諸侯 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
皆用牢 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
脯脩至 國則致殮者爰始至致小禮也殮有牢上公五
侯伯四 子男三也尚食庶羞可食之物公四十侯伯三

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菹醢
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實菹醢
有鉶羹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
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
子男各十二也朝訖致饗餼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也有米公百二十簋侯伯百簋子男八十簋也有車米
厖生宰
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
禾厖死牢宰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
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
子男五十雙也設膳大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

三饗三食二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饗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饋五牢大夫也則殮六牢饗饋三牢士也則殮少牢饗饋大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然則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貶殮牽故大夫之積亦貶殮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爲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爲介

之禮同等也 劉氏曰掌客所掌牢禮其別有五皆天下之正禮而王及諸侯之所共守而同行之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王不巡守殷國會合諸侯而饗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大夫士庶子各有所貶二也諸公相爲賓之禮三也侯伯相爲賓之禮四也子男相爲賓之禮五也三者苟失其中則忠義虧而爭鬪起禮義失而禍亂興是以聖人事爲之防物爲之數使夫貴賤有倫上下有叙賓主有禮揖讓有端小人必稱故享之者足以成禮而無餘爲之者足以敬賓而不乏所以行禮樂起風化篤忠順厚人倫而禍亂之萌息矣爭鬪之心消矣僭福之源窒矣國之大經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
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所教及

鄭氏曰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哉新有兵寇水
火也皆殺禮者爲國省用愛費也 王氏曰以國之所
費既多則宜節用焉故禮不得不殺 疏曰在野在外
殺禮者以其野外忽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鄭
氏曰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
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疏曰賓客有喪者賓客聘至彼
國後有喪來告者 鄭氏曰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
君焉 疏曰惟芻稍之受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

資給故受芻稍也 鄭氏曰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其正
禮殯饗饋主人致之則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腥
禮者有喪不忍前享正禮殯饗饋當孰者腥致之也

掌訝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 王氏曰秋官有訝士
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惟以訝賓
客爲主所掌者訝而已

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
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禱及委則致
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谷及將幣爲前驅

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鄉訝鄉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樞射翹反

王氏曰等籍者凡儀差數之籍也所以待賓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而為隆殺之節焉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若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則戒之使各蚤正素備以給賓客之用也 鄭氏曰既戒乃出迎賓士訝士也 王氏曰以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 迎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 鄭氏曰及宿則令聚橐令野廬

氏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于賓也至于國賓入館以于舍門外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也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如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告賓以其位處也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 王介甫曰及退亦復于王若孔子所謂賓不顧矣是也 王氏曰治之理其事也 鄭氏曰賓客之治謂欲理國事也以告乎訝訝為如朝而理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導賓客之從者營護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橐待事之屬凡賓客諸侯有鄉訝以下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 王氏曰賓客之爵命尊卑不同王所使訝賓客之人亦不同也賓客方至則掌

訝往而詔相其事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也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賓客有治令則掌訝掌之

掌六

中七八人府二人又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氏曰主交通給諸侯之好 王氏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勳不成先王所以立掌交之官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氏曰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 王氏曰用節者

道路用旌節以表之也用幣者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故也 鄭氏曰咸皆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

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使知諸侯之好者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之于王若其國君也 劉氏曰上情不下通下情不上達

有所壅塞而治道難成古今之所病也是以設掌交之官巡行天下以究其壅塞而通達之必使咸知王之好者德善而惡者佞邪俾民辟其所惡而行其所好則上情莫不下通矣又使王知諸侯之所好萬民之所悅則下情得以上達矣 鄭氏曰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也九牧九州

之教也九禁九法之禁也九戎九伐之戎也 王介甫
曰論九稅之利使知藝種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諭九
牧之維使知聽令諭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九戎之威
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焉好邦國而諭之折衝省
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
謂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 劉氏曰九稅之利者
必有
好以相親愛也九牧之維者必有連帥以相維持也九
禁之難者必知九法之禁則免於患難也九戎之威者
必畏九伐之法則免於刑威也皆其職通上之情使其
下之必遵成下之義使其上之必庇者也

掌察關

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曰掌督察邦國之事

掌貨賄關

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

朝大夫

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
十人

疏曰此王朝之士也以其主都家之國治其事重故名
之朝大夫也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

五里摠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二國也云庶子者蓋亦
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

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
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
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治直吏反長丁文反

王氏曰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
家凡有治於國則朝大夫掌之也朝大夫日朝於王以
聽國之事故以達之於都家之君長鄭氏曰國事故

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
君謂其國君也長其卿大夫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

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也

王氏曰凡都家之治

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以朝大夫掌都家之

治故凡事之小者有治於國皆因朝大夫以達於國也

若事之大者則弗因於朝大夫必都家之君長自達之

於國也鄭氏曰有亟事欲徑達於王者則弗因朝大

夫焉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

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大夫弗預焉都家司馬弗達

之故也故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也先王制

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

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

達則自國中至於數百里之遠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

哉 黃氏曰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鄙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况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疎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邑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者焉則二司馬之罪也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

備矣告其君長也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國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哉

都則闕

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十人鄭氏曰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 疏曰以八則治都

鄙

都士闕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闕

亦知之

鄭氏曰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

也
愚謂必之者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周禮集說卷之九

